

# 月饼盒里的思念

姜芽

初秋的风刚染黄巷口的银杏叶，我就攥着手机往老城区的“朱记点心铺”走。玻璃门上还贴着去年中秋的红纸，推开门时，蒸腾的热气裹着鲜肉月饼的油香扑面而来，瞬间漫过鼻尖——这是阿柚从小最爱的味道。

她现在在北方做设计师，前几天发消息说“中秋赶不回了”，末尾加了个瘪嘴的表情。我对着手机笑，转身就问柜台后的朱叔：“要二十个鲜肉月饼，现烤的，别放葱。”朱叔手里的擀面杖没停，抬头瞥我一眼：“给那丫头带的吧？还是老样子，从不吃葱，肉馅得带点肥的才鲜。”

我蹲在烤箱旁等，看面团在高温里慢慢鼓起，金黄的酥皮层层绽开，油星子“滋滋”地渗出来。想起小时候和阿柚挤在这方寸之地，朱叔总会多烤两个，让我们趁热吃。她总吃得急，酥皮掉在衣襟上也不管，嘴角沾着油星子就笑：“以后我走多远，都要吃这口没葱的鲜肉月饼。”

回家时路过菜场，顺手买了把新鲜毛豆。阿柚爱极了我煮的五香盐水毛豆，说北方的毛豆总少点江南的糯气。我把毛豆倒进清水里，看着它们在碗底映出一抹莹绿，像回到了从前某个中秋

夜——我们蹲在弄堂的石凳上，一边剥毛豆一边看月亮，她剥得慢，总抢我的吃，说“你的手比我巧，剥出来的豆子都完整”。

煮好的毛豆晾至微凉，装进真空袋时，我特意挑掉了八角，以防压到毛豆壳。月饼要单独用油纸裹好，再放进纸盒，油纸叠得方方正正，角角都对齐，像小时候包糖纸那样仔细。最后塞进一张浅黄的信笺，写下絮絮叨叨的嘱咐：“鲜肉月饼用空气炸锅180度加热两分钟，外皮会更酥，别贪快多加热，会焦；毛豆加热一小会儿即可，不要发黄。中秋晚上抬头看看，我们这边的月亮，和你那边的一样圆。”

快递寄出的第三天傍晚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，是阿柚的视频电话。她举着手机在厨房转了一圈，空气炸锅的指示灯刚跳灭，她戴着隔热手套把抽屉拉开，热气裹着鲜肉月饼的油香立刻漫出来。“你看，我听你的话，没直接进微波炉，也没用水蒸，按你写的调了180度。”她的声音带着笑意，却有点发颤。

月饼刚取出来，外皮还泛着金黄的油光，她用筷子夹起一个，咬下去时，酥皮簌簌地掉在盘

子里。“还是这个纯肉的鲜劲儿，一点葱味都没有，”她嚼着，眼睛慢慢红了，“好像回到弄堂里，你蹲在我旁边，抢我的毛豆吃。”我看着她，突然说不出话，只觉得心里软软的，像被月光浸过。

“明年中秋，”她咽下嘴里的月饼，认真地说，“我一定回来，咱们还来朱叔这儿买没葱的鲜肉月饼，还煮毛豆，好不好？”我笑着点头，看她又咬了一大口月饼，嘴角沾着的酥皮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
挂了视频，窗外的月亮刚爬上树梢，还没满圆，却已经很亮了。我看着桌上剩下的月饼，突然明白，有些味道从来不是简单的吃食。它是朱叔记得的“别放葱”，是阿柚念着的“江南糯气”，是信笺上没写完的“我想你”。

月饼会凉，毛豆会蔫，可藏在味道里的牵挂不会。它像一根细细的线，一头系着家乡的秋光，一头系着远方的人。哪怕隔着千山万水，只要咬到那口熟悉的鲜，就像从未分开过——毕竟月亮总会圆的，就像我们总会再坐在同一张桌前，剥着毛豆，吃着热乎的月饼，看月光漫过弄堂的青砖黛瓦。

## 望月

俞杭委

蝉鸣沉默。再说秋风  
渲染了草木的色调。可他们忘却了  
被岁月抚摸的痕迹会多么冰凉

我们的童年，曾被一只月饼捂住  
它，让我们的节日饱满而敞亮  
如秋水的光波，耀眼而银亮

每一次相见  
是加法又是减法，可谁也无法驳回  
一轮明月千万次的回望

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，用青春  
书写的信誓，或缺或圆  
带着曾经的执着，于迷茫中游走

而今，月亮便是一艘思念的船  
装着一只狗，一个老人，一所低矮的草房  
从前的那个某年某月某天

## 越过山丘的爱与光

徐洪昉

五月的漓江笼罩在烟雨之中，当“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”宣布刘楚昕的小说《泥潭》获奖时，这位34岁的作家站在原地怔了几秒。透过视频画面，看见他眼中闪过无数个未眠的夜晚——那些在文字中挣扎又重生的时刻。那个本该坐在台下为他鼓掌的人，如今只能在云端注视着他，这份无言的注视，想必比任何掌声都更令他心碎。

“散步时我突然不说话了，女友就知道我要回去写作。”刘楚昕的感言从这样一个日常片段开始。台下响起笑声，当他提到“但是最后还是放我回去写作”时，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像是在用力抓住某个即将消散的幻影。

他说女友总笑他“画饼”，承诺等小说发表要买化妆品买衣服；她最爱李宗盛的《山丘》，曾对“越过山丘，却发现无人守候”这句歌词露出温柔神情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温柔的背后藏着怎样锥心的痛——她身患胃癌却选择隐瞒，只在实在支撑不住时，用这首歌向他传递她也许会在某一天无声的告别。而当时的刘楚昕，觉得这首《山丘》的歌词莫名其妙，以为他女友所说的话只是在开玩笑。

“当我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，我发现她给我的信”，当说到这一句时，刘楚昕已泪湿双目，“她说‘希望你痛苦中，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’。”话音刚落，前排几位女评委已摘下眼镜拭泪。就在一分钟前，大家还因他讲述“画饼”趣事而轻笑，此刻会场却陷入一片静默，只剩话筒里沉重的呼吸声在回荡。

这部被评委誉为“展现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精

神历程”的《泥潭》，实则是一封绵长而克制的情书。书中的“山丘”二字，让一个地质学名词变成了最私人的纪念。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下，涌动着多少炽热的情感？我们读着这行字，仿佛触摸到一个创作者最柔软的伤口。

“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，但回头想想，都是传奇！”刘楚昕以女友生前赠予的这句话作结。话音落下时，无数观众在静默中红了眼眶。那些未竟的承诺、未能并肩见证的荣光，此刻都化作心头绵长的钝痛，随着这句穿越生死的箴言，在记忆的深潭里激起永不消散的涟漪。是啊，那些痛彻心扉的经历，最终都化作了生命的厚度。而文学，或许就是将这厚度转化为光芒的炼金术。

颁奖结束后，据说媒体拍到她独自在漓江边漫步，风衣下摆沾满泥点。这让她想象起《泥潭》中动人的一幕：主人公仿佛在暴雨中寻找被雨水打湿的日记，明知字迹早已模糊，却依然执着地一页一页翻开。

感谢我敬慕的老师，她在昨夜发给我这段刘楚昕的获奖视频，让我得以知晓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我深信，那个伟大的女孩种下的星光，永远在读者眼中闪烁。正如她所预言，刘楚昕终于在痛苦中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。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启示是：爱从未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——在字里行间，在读者心间，在每次回望“山丘”时的泪光里……

嗟乎！“越山丘而无人候”，此语竟成谶言。红颜知己，早知大限，乃寄幽怀于商音，托永诀于徵调。及至楚昕哽咽诵其遗札：“愿君于苦痛中，

铸不朽之作”，此言一出，满座茫然。吁嗟！此非寻常儿女情长，乃以生死相托之志也。伊人蕙质，早凋兰摧，犹化春泥更护花；君子鸿篇，终成锦绣，乃血泪著就。

悲夫！世间至痛，莫过于慧极必伤，情深不寿。然则《泥潭》一书，字字皆作金石声，岂非精诚所至，魂魄相依乎？今观楚昕独立漓江，衣袂沾尘，恍若书中人寻湿稿于暴雨。而云端应有素心人，含笑瞰此文字江山，当知夙愿已偿。

世间至情者，莫过于以生殉道，以死砺志也。伊人抱恙含悲，犹强颜欢笑，恐扰君文思；楚昕秉烛疾书，未觉枕畔芳魂渐逝。及至青简乃成，而红颜已杳，方悟《山丘》弦外之音，枪极而暗。

每览《泥潭》其“山丘”二字，辄见斑斑泪痕渗入纸背。独对空帷，墨渎杂泪，一字一椎心。昔日日期既逝，伯牙绝弦；今红袖长辞，楚昕当以万言之言招魂之幡，渡魂归来。漓江夜雨时，疑有佩环声自云中，或曰：“君书已成，吾愿足矣。”

噫嘻！情之所钟，生死不渝。伊人芳魂虽渺，然其精魄已化入字里行间；楚昕墨痕未干，而相思早刻骨矣。漓江烟雨，尽为离人泪；《泥潭》之文，皆为未了情。观其书，如见伊人灯下缝衣研墨之影；读其文，似闻昔日病榻嘱托之声。一册《泥潭》，半生血泪！非独文章之不朽，实乃情天恨海之见证也！

嗚呼！楚昕执笔之艰，竟至于斯！淑女钟情之烈，乃至于此！今吾感其悲情，戚然掩卷，抽思染翰，以述其呕心成文之艰；铭心而志，镌其红颜泣血之情！



## 红衣、文字与夜戏台

有鱼

中元夜的风带着濡湿的热，掠过大剧院的飞檐时，映在门口的光影被晃得微微颤。离开场还有半小时，我攥着票根在石阶上坐下，从包里掏出那本翻得卷边的《鲁迅杂文集》——前几日特意找出《女吊》篇重读，此刻指尖蹭过泛黄的纸页，“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、更强”的字句还带着墨温。晚风卷着书页停在这行，抬眼恰见剧院海报上嘉瑜的红衣剪影，忽然好奇，文字里的凌厉，会如何在戏台上生长。

进场时锣鼓声已隐隐传来，找座坐下的瞬间，灯光骤然暗去。锣鼓炸开的刹那，幕侧转出个红衣人影，墨发披在脸上，水袖一甩竟带起风来——是嘉瑜。不托丝竹，她的唱腔却像浸了月光，时而怨怼如泣，时而凌厉如锋，台步轻捷时像踩在云尖，凝神时眼底又闪着劲。我盯着她指尖

翻飞的水袖，看着那抹红在台上流转，忽然懂了鲁迅笔下的“美与强”：是她唱到悲愤处，眉梢拧起的那股劲；是她骤然跃起又双膝落地时，台下屏息的寂静；是这老腔不用修饰，却能把千年前的冤屈与傲骨，直直撞进人心里。

散场时月色正好，我站在台阶上翻节目单，身后有人轻轻碰我胳膊：“刚才她甩水袖那处，你注意到没？太绝了！”转头，是个斜挎相机的姑娘，手里也捏着张节目单。“我从泉州赶过来的，”她眼睛亮着，“之前在网上刷到片段就爱上了，还特意翻了鲁迅写的《女吊》，今天才算真见到了！”我们聊起戏里那些讲究——演员演出前不能照镜，演完要面壁静气；聊起老艺人用黑炭抄剧本的坚守，聊到鲁迅笔下“大红衫子，黑色长背心”的描写，与台上嘉瑜的扮相渐渐重合，越说越投

机，仿佛早认识般。

过了些日子，在书店闲逛，随手抽出九月刊《嘉人》，刚翻了几页，指尖突然顿住。内页的特写里，嘉瑜正对着镜子化妆，面庞上那道血泪带着凄美，镜中映出的红衣角，和中元夜戏台上的那抹红一模一样。读旁边的采访，她说，《女吊》这出戏做工繁重，但是“演起来很过瘾”，忽然想起那晚她眼底的劲、同好姑娘亮着的眼，还有石凳上杂文集里的字句。原来我们这些追着戏跑、捧着书读、对着杂志里的描画细节出神的年轻人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，为这古老的调腔，续上了一段又一段青春的注脚。

风从书店窗户吹进来，书页轻轻响。我把杂志按在胸口，好像又看见那晚的红衣戏影，在月光与纸墨间，轻轻晃。

